鸡西父亲赵宝仁骑行13天去天津看女儿

兑现6年前的承诺 跨越2080公里的父爱

生活报记者 周际娜

父亲节到了，人们常说父爱如山，沉默内敛。其实，也有一种父爱跨越山海，张扬炙热。

“姑娘，我来了。”不久前，一对鸡西密山市的父女上了微博热搜。52岁的父亲赵宝仁从密山市出发，一路梯风冰雨，13天骑行2080公里，最终抵达女儿的学校天津大学。视频被传到网上后，广大网友们艳羡不已，纷纷直呼：“想要同款爹！”

因为平时工作很忙，作为一个“半吊子”骑行爱好者，这是赵宝仁人生中第一次长途骑行，一路上他瘦了7斤，耗光了年假，只为了兑现6年前对女儿的一个承诺……

赵宝仁和女儿赵丹宁

满是泥泞的车子

一路耗光年假累瘦7斤 遇狂风骑车比走路还慢

此前最远骑100多公里 能否骑到天津自己心里也没底儿

眼看着女儿越来越优秀，赵宝仁欣慰之余，愧疚感越发强烈。女儿做到了“好好学习”，而他当年承诺的那句“骑车去看你”却迟迟未兑现。他再不骑车去天津，女儿连研究生都要毕业了。

今年1月，趁着女儿寒假在家，赵宝仁向妻女道出了自己的计划，打算五六月份休年假时骑车去天津。而当时，他最远的骑行距离是从密山到虎林，才100多公里。

虽然赵宝仁平时身体不错，可毕竟已经52岁了，且缺乏长途骑行经验，连续骑2000多公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赵丹宁起初半信半疑，但她发现父亲骑车频率越来越高，周末经常骑上百公里。从今年三月开始，赵宝仁向骑友请教长途骑行经验，并且网购各种装备。但他的骑行线路相对冷门，骑友们能给他的建议不多。

由于平时工作忙，赵宝仁只能趁着周末骑得稍远一点儿，能否连续骑上十多天，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儿。出发前，他曾咨询过骑友，骑长途要是屁股疼咋办，大家笑答：“你呀，做好疼的准备就行了！”

5月1日上午，赵宝仁骑着山地车载着雨衣、备用胎、维修工具等，从密山出发了。

他平均每天骑行八九个小时，用手机APP记录里程，一路穿越鸡西、牡丹江、宁安、敦化、吉林、长春、公主岭……让赵宝仁感觉最艰难的是，是出省后遇上了长时间的大风天气，“十天有七天是顶风，原计划每天骑180公里，实际上骑110公里都累够呛。”一些道路也比他预想中泥泞，比如从敦化到蛟河，有段40多公里的路，他足足骑了大半天。好在这一路车无大碍，补了三次胎。

赵丹宁每天晚上跟老爸通话，关注这一路上的天气变化，提醒他傍晚早点停车找旅店。赵宝仁坦言，反常的天气、肌肉酸胀和臀部疼痛，曾浇灭过他的骑行热情。骑到第九天的时候，风力特别强，顶风骑车比走路还慢，天还下着雨，身心俱疲的他一度感觉自己到了体能极限，在路边休息的时候，想过搭车走一段。不过为了兑现跟女儿的承诺，赵宝仁还是坚持下来了，休息20分钟后咬牙上路，理由很像他曾在网上分享过的一段话：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就首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5月14日，赵宝仁进入天津市，他的心情像当日的天气一样好，还用小音箱听起了歌。下午一点多，他抵达天津大学北门时，女儿早早等在那里迎接他。赵宝仁张开双臂拥抱女儿，笑着说：“姑娘，我来了。”

赵丹宁带着老爸参观了校园，陪他在路边拆车邮寄回密山。累瘦了7斤的赵宝仁，在路上耗光了年假，只在天津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便匆忙坐火车赶回密山上班了。

『爸，你永远是我的超级英雄！』 女儿正攒实习工资给老爸买头盔

“其实，我爸一直都是个很用心的人。”父亲这份特殊的“礼物”，让女儿很感动。在朋友圈发完父亲骑行的视频后，赵丹宁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点赞。很多人都很羡慕她，有人专门给她发私信：你爸太强了！赵宝仁骑行2000多公里的小视频，还上了微博热搜，阅读量过亿。有意思的是，除了夸奖，评论底下还变成了网友对自己父亲的“吐槽大会”。不少人戏称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”，纷纷回忆起自己与父母之间多年没有兑现的小约定。

赵丹宁虽然很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，但在她看来，其实每位父亲都很了不起，“全天下的父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为孩子尽了一份心，可能做法不同，但出发点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对孩子的爱，一点儿都不少”。

今年父亲节，赵丹宁给父亲的礼物恐怕要迟到了。她向记者透露，自己正在一家企业实习，她想把实习工资攒起来，给父亲买一个好头盔。她还准备好了一句节日问候：“爸，健康最重要，你永远是我的超级英雄！”

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

『你好好学习啊，以后我骑车去看你』 6年前的承诺：

今年25岁的赵丹宁，是天津大学智算学部的研二学生。6年前，她高考成绩643分，是密山市高考理科第四名，考入了天津大学软件工程专业。入学时，她原本希望父母能和她一起去报到，带他们参观一下大学校园。可惜，父亲赵宝仁工作太忙，他在密山一家通信公司工作，负责无线网络设备维护，未能成行。

赵宝仁半开玩笑地对女儿说：“你好好学习啊，以后我骑车去看你！”当时，他刚迷上骑行一年，周末常在县城周边骑车转悠。听了父亲的话，女儿虽然很开心，但其实心里没抱太大希望，毕竟从老家到天津要在哈尔滨转车，坐火车还得一天一夜呢。

上大学后，从小成绩优异的赵丹宁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她所在的软件工程专业，男女比例5比1，复杂的代码，让她很是头疼，大二时加权成绩不足80分。为了努力赶上，她经常学习到很晚，学校图书馆晚9点半清场后，她还要转战到教学楼，学到11点再回宿舍。聊起那段堪比高考的本科学习生活，赵丹宁感慨道：“高中时总听人说，上了大学就轻松了，其实真不是。每次遇到困难，觉得特疲惫的时候，总能想起以前我爸常鼓励我的话，他说‘姑娘，再坚持一下’。”

大四时，赵丹宁凭借努力把加权成绩追到了90多分，获得了国家奖学金。她还成了学生校长助理，获得天津大学优秀学生标兵、十佳杰出青年等荣誉，并获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二等奖。大四时，她放弃了多个企业的职位，选择加入研究生支教团，赴甘肃支教一年。

静观万象

思聪不智

生活报首席评论员 **静伟**

苏轼有云：人皆养子望聪明。想必王健林当年给自己的宝贝儿子起名的时候，也是存了这么一个念想吧。但如今看来，这位思聪公子实在是有些对不起这个名字，尤其是跟网红女孙一宁的交锋，几乎就是完败，估计自己现在都会越想越觉得自己有些蠢吧？无论是那些聊天记录，还是他跟孙一宁的几度交锋，都让我们看到，看起来怒天怒地、虚张声势的王校长，其实也不过就是有钱人家的傻儿子。

难怪我们都不厚道地笑了，硬绷着不笑确实不符合人性，就像看到一个衣着华贵且趾高气扬的贵妇人，突然在你面前摔了个仰八叉，你虽然可能也会想扶她起来，但第一反应恐怕还是会笑场的，幸灾乐祸本就是人性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啊。而且，王思聪暴露出的整场表现，真的就像《夜航船》中那个露怯的书生，让看客觉得也不过如此，那就且容老衲伸伸脚吧。

更何况，整个事件又充满了戏剧性和喜感，有贵公子，有心机女，有恩怨，有暧昧，有舔，还有撕，尤其是双方的聊天记录，不仅有土味情话，还有“谐音梗”和“伦理哏”，你说我们要是硬憋着不笑，不仅伤身体，也对不起这些梗啊。

但作为吃瓜群众的基本素养，还是不要上纲上线，也不用站哪一方，动不动就扯上男女、贫富、强弱这些理不清的乱麻，看个乐就得了。其实，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破事，真亮出来也未必就不尴尬、不招笑，只不过我们没有人家的主角光环罢了。汉朝时的张敞，就因为喜欢给媳妇画眉毛，而有“画眉太守”之讥，甚至连皇帝都八卦地跟他当面求证，但人家张敞回怒得就很有水平：“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很多事说穿了无非如此：痴心做处人人爱，冷眼旁观个个嫌。

不过我一向以为，很多社会新闻，其实都是可以作为生活教材来看的。虽然我们从这些社会新闻中吸取的唯一教训，就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吸取过任何教训。但凡王公子对这些社会新闻和娱乐八卦，有些许的思考和自省，恐怕也不会栽这样大的跟头，折在一个小女子的手里。

我说思聪不智，首先就是他过于自信了，恰好中了杨笠的那句“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”这个很多男人的通病。看他和孙一宁“凡尔赛”式的对骂，一个骂对方“只有五官没有三观”“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”；一个骂对方“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”我倒是觉得可能还真就骂对了，如果去掉钱和颜的外包装，可能也就真剩下败絮其中了。

几年前有人在网上征询撩妹技巧，王公子就傲娇地在下面留了一句：“你好，我是王思聪。”可见其多么自信，但也暴露其多么肤浅。但凡有点儿身份、有点儿正事儿、有点儿素质的人，都不会在网上扯这个犊子。当然，这肯定是有着既往经验的支撑的，在他的人生经历和个人认知中，可能真就很少有追不到的女生。在很多人意淫着拱白菜的梦时，人家王公子早就被白菜拱得不亦乐乎、忘乎所以了。所以一旦“国民老公”被叫久了，可能也就真的以为“人尽”他都“可夫”了。

而他更蠢也更可笑的是，明明他跟这个孙一宁之前就有着种种恩怨过节，在网上把人家骂了个臭够，给人泼了一身屎，回过头来又追着要舔人家，确实是有些“精分”啊。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，遇到美女智商降低也就算了，怎么记性和眼神还都不好使了呢？自称上来就给人打赏20万，结果后来发现竟是自己的“网上仇人”，骂完之后，又去表白，这哪是“互联网没有记忆”啊，这就是他自己没有脸也没有脑子啊！

看孙一宁后来的一系列表现，我甚至怀疑就是一种有意的报复。毕竟，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爱上你，然后你再甩掉他或不理他。

这招看来果然好使，王公子真就上钩了，而且被要得团转，甚至说出了“我今天去输液了，输的什么液？想你的夜”，这样后来被人群嘲的土味情话。都说爱情让人盲目，也能使人降低智商，但王公子对于孙一宁，很难说是爱情，更像是色迷心窍。他和孙一宁的关系，像极了——不是爱情啊，是陈奕迅的那句歌词，“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”。

所以真不要觉得王公子是痴情，他只不过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，无所不用其极罢了。真要得手了，恐怕也不过是始乱终弃。就像明朝时“玉堂春”苏三口中的另一个王公子：“玉堂春好比花中蕊，王公子好比采花蜂。想当初花开多茂盛，他好比蜜蜂儿飞去采花心。如今不见公子面，我那三……郎啊，花谢时哪见那蜜蜂儿行。”

越得不到，可能反倒越是激发了王公子的征服欲，与其说他想要得到的是孙一宁，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胜负心：我王思聪看上你是看得起你，而且我都这么低声下气了，你都不乖乖地到我的碗里来，不拿下你，岂不是太没有面儿了？这种心态确实挺油腻的，而且对于另一方来说，会更感到不舒服和有压迫感。就像一个美国心理学家说的：“在两人关系中，期望常是一种微妙的暴力，因为这是要求别人顺从我们的意志。”

求之不得，辗转反侧，那是君子之求，求之不得，死缠烂打，这是乡村爱情。你就看王思聪的这些打法，跟《乡村爱情故事》里的方正追小李老师、宋晓峰追宋青莲有什么区别？方正是小李老师走到哪儿追到哪儿，王公子是从上海开车三个小时到杭州，只为看孙一宁一眼；宋晓峰更是除了打油诗，还能说出“我一天只有两件事：呼吸和想你”，这样不亚于“想你的夜”的土味情话。

王思聪更不聪明的一点，就是除了聊天时给人留了那么多让人一抓一大把的把柄，却又在恼羞成怒的时候，威胁对方要如此这般地对付人家。这就像未出招时先告诉对方，我下一招是“白鹤亮翅”，那就擎等着对方给自己来一记“黑虎掏心”呢。更像是卧病在床的武大郎，非要跟奸夫淫妇说什么“等我兄弟武松回来”，那就难怪对方要先下手为强：“大郎，该吃药了！”

当然，王思聪最不明智的是，在老爸都低调做人的时候，还这么高调出圈。郭德纲有一句忠告，也不知他听过没有：“如果你深陷粪堆，记住了，一定要闭嘴！”

经一事，长一智，辗转反侧之后，还是“吾妹思服”吧：“妹妹，我服了！”唉，虐缘，你俩还真是虐缘。

作者公众号

如果生命只剩下三年……

SHENGMINGRIJI 老文青的生命日记93

王伟宏

6月14日，36岁的印尼羽毛球名宿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冠军马斯基·基多在打球时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
如果，马斯基·基多在三年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在这一天终止，那么，这三年时光，他是否会认真规划一下？比如有没有比打球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？该如何珍惜这珍贵的三年？如何对亲人、对至交有所交待……

2018年7月，我被癌症逼着去思考如何度过所剩无多的时光。那是肝癌转移成骨癌半年之后，骨癌占领了躯干部分的每一块骨头。那时候，我认为自己时日无多了，于是要和死神比一比速度，要在死神降临前，尽可能透彻地去参悟死亡。那时候，我躺在病床上24小时输液，时常进入幻境。对面的墙体每日都会开启一个没有尽头的弯曲隧道，我总会在迷失前醒来。

某一日，死神告诉我一个事实。他说他从来没有带走过任何一个活人，他说有太多人见到他时，要么自己吓死了自己，要么自己放弃了生命。他说他能带走的，只有死人。他说带走死人是他的使命，他没有能力带走活人。

接下来，我常常祈求，请给我留下三年的时间吧，我还有些愿望要去实现。我也清晰地知道了自己的愿望，很具体，很精彩，很不枉此生。

在我的愿望面前，尽管骨癌的疼痛依旧难以忍受，但我挺得住，扛得起。

现在，我似乎不死了，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和工作。但我偶尔还是能够听到命运的声音，命运说，我给你机会了，癌症放过了你，脑梗放过了你。剩下的，靠你自己了。这让我想起我关于三年的请求，想起我尚未启动的愿望。

生活中，几乎每个人都坚信，生命的意外终结只是小概率事件，而且坚信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我的才华横溢的老友孙大明，十分钟之前还在家中挪动家具，配合施工人员安装网线，十分钟之后倒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，生命终止在2006年10月22日。20年前，我的堂兄王伟连，开了一天的出租车，晚上遇到几个要去外县的乘客。或许是交班时略有担心，便陪着夜班司机一同前往。结果那几个乘客是抢车歹徒，二人遇害，堂兄的生命终止在42岁。一身疾病的金滨，同样不会相信自己的生命会突然终止，一个月前，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如果，他们能够在三年前有所准备，生命也许会终结得从容些，不留遗憾或者少留遗憾。

其实，没有人能够证明，三年之内，小概率事件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所以，我特别希望，每个健康的生命，都能问一问自己，如果生命只剩下三年，我当如何度过？

关于生命只剩三年的自问，会让我们认真思考，这个是我想做的吗？那个是我该做的吗？我真的要用两个月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情吗？我真的要用三天去度一个假期吗？只有真的以为生命只剩三年的时候，才会像个穷光蛋一样去算计着使用生命。

有了这样的自问，我们才会加倍珍惜未来的三年，才会努力让这三年活得更有意义。如果我们就这样三年三年地自问，三年三年地推进，我们怎么敢继续不清不楚地使用这有限的生命？我们会渐渐清楚自己到底为何而活，以及想要怎样活。